

## 散文精选

## 洪湖水，浪打浪

□ 张昆仑

“洪湖水，浪打浪，洪湖岸边是家乡。”洪湖，虽不是国内最大的淡水湖泊，但在我心中却是天下最美的湖泊。得名于那浩浩汤汤的一泓碧水，滋润着千里沃野，哺育着她的儿女。这里的水，不是江南小桥流水的婉约，而是大江大湖的气魄；这里的乡，不是精雕细琢的园林，而是浑然天成的画卷。

如果说洪湖是天地间未干透的砚台，那么，水就是洪湖的经脉。洪湖盈盈在春日。一场场细雨，跟着一缕缕暖阳，湖面便起了涟漪，忽聚忽散，忽高忽低，姿态轻盈，舞姿婀娜，层层波纹荡向天际，使整个世界变得温润。片片荷叶似翠玉圆盘，载立在水面轻轻摇曳，阳光洒下，将湖面点缀得明一块暗一块，而无论明暗，永远是本色。一群群白鸬、灰鸬、野鸭、大雁，如同一幅幅绣在巨大绸缎上的素雅图案，使人不忍惊扰，反倒静立岸边，除了偶尔几声，去聆听最自然和谐的天籁。这里水系纵横，除了湖泊，还有密布的河网，岸畔静静生长着丛丛芦苇，青翠翠、嫩生生，一直延伸到朦胧的远处。渔家人为何爱唱歌？置身于水墨画般的洪湖，我也想情不自禁哼几句：“四处野鸭和菱藕，秋收满稻谷香”，再让声音随着微风飘远，融入这湿润的空气里。

洪湖的船，特别灵动。洪湖的船，不似江南画舫的精致，却自有一番灵动气韵。在洪湖，船就是他们的左臂右膀，如同鸟儿的翅膀，在他们心中，是一种自由，是一种延伸。洪湖人个个都是驾船的好把式。他们撑船从不用蛮力，而是顺着水势，一篙下去，船便滑出老远老远，更别说是扯顺风帆时的那种酣畅淋漓。孩子们从小在船上长大，七八岁便会驾着小舟在芦苇荡里讨鱼摸虾。若是外乡人来学，任你力气再大，船也只在原地打转或忽左忽右地摇来摆去——这里的功夫全在一个“巧”字。最是那颗罗棋布的采莲舟，千百只轻盈小巧，在湖上，港汊、苇荡、桥下穿梭往来，身姿灵巧，随波起伏。清晨，采莲女划着小船，船桨划破晨雾，如蜻蜓点水，惊起一滩鸥鹭；傍晚，渔舟唱晚，网起网落间，收获满舱银鳞。茫茫的水天一色，淡淡的荷香浮动，置身其中，恍若仙境。你会想起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旋律，你会不由自主忆起悠悠的童年，你会在绿盈盈的水面上，期待着红艳艳的晚霞。这便是洪湖的船。

洪湖的歌，特别婉转。秦腔之所以高亢激昂，是被黄土高原的沟壑逼出来的；信天游之所以辽阔苍凉，是被陕北高原的朔风吹出来的；越曲之所以软糯，是被如花似蜜的秦淮风熏出来的。在洪湖的歌声中，渔者摇着桨或撑着

篙，或站在船尾或立于船头，举目望去，碧波万顷，云霞满天，无边无际的水面将思绪带向与天际相接的地方。“洪湖水呀长又长，太阳一出闪呀闪金光，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，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”，这首歌从赤卫队员的传唱，到如今响彻大江南北。渔歌悠扬婉转，村落隐约可见，白帆点点，水鸟盘旋，渔者开始唱了。歌声，不紧不慢，轻轻飘出，每个音符，每句唱词，都拖得长长的，像湖水柔柔的、潺潺的，想让整个湖面听见，想让空中的飞鸟听见，想让远方的人听见，因此要缓缓吐气，音色清亮，尽量让歌声像洪湖的细浪更悠远，更绵长。渔歌总爱贴着水面飞，先染了荷花香，再沾了芦苇絮，然后掠过荡漾的湖水，乘着轻柔的晨风，风那边，无论多远，依然是你的故乡，你的港湾，你永远牵挂的地方。这便是洪湖的歌。

洪湖的鱼，特别鲜美。洪湖水域宽广，水草丰茂，孕育出的鱼儿品种繁多，肉质细嫩。鲤鱼肥美，鲫鱼鲜甜，鳊鱼滑嫩，青鱼味厚，更别说那闻名遐迩的洪湖甲鱼和洪湖大闸蟹。在洪湖，湖鲜的做法更是千变万化。清蒸保留原味，红烧浓郁厚重，煎炸外酥里嫩，炖汤滋补养生。但最地道的还是渔家代代相传的“湖水煮鱼”。在洪湖，没有不会煮鱼的。现捕的活鱼现入锅，舀一瓢湖水，添几片生姜，撒一把青葱，待汤色渐渐泛白，鱼肉自然绽开，一锅鲜鱼就煮好了。这样煮出的鱼，肉质格外清甜，汤头尤其鲜美，吃的就是这份最本真的湖鲜滋味。这份质朴的烹饪智慧，正是对洪湖馈赠最真诚的敬意。川渝之地的麻辣火锅，是在闹市，就着各色配菜热热闹闹吃的；岭南粤地的清蒸海鲜，是在酒楼，就着精致点心慢慢吃的。在洪湖，随便走进一户渔家，那一锅用湖水慢炖的鲜鱼，总能让人尝到最纯正的水乡味道。在这味道里，有阳光的味道，有水草的味道，更有洪湖人千年不变的质朴味道。洪湖人常说：“好水出好鱼，好鱼须得好水煮”。在洪湖，鱼最鲜，活蹦乱跳，与水共生。通过鱼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；通过味，人与水乡紧密相连。这便是洪湖的鱼。

洪湖的荷，特别清雅。洪湖是“季荷”的娘家，这里的荷花不是零星点缀，而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。盛夏时节，数万亩荷花竞相绽放，红莲似火，白荷如雪，粉荷若霞，构成一幅天然的锦绣画卷。从初春的嫩绿到深秋的金黄，永远是簇拥的底色。如果泛舟时，偶然发现一朵盛开的“季荷”，你都会惊喜地划过去，凝视着她，欣赏着她，品味着她，因为辽阔的水面上，惟有她，显得最脱俗。在洪湖，你的目光会被那些平日不太注意的红莲白荷、青莲黄蕊牢牢吸引，驻足观赏，心生欢喜，采摘几枝，轻嗅几下，缕缕清香，一片澄明。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昏我独醒，此为莲的最高境界。无论出身贵贱，只要她能明白为何而开，为谁而开，就是世上最智慧的花。这便是洪湖的荷。

洪湖的人，特别朴实。这种朴实不是刻意为之的质朴，而是千百年来与水相处养成的品性。湖水清澈见底，人心便也澄明透亮；莲藕中通外直，为人便也耿直坦荡。洪湖人的朴实，写在渔家汉子黝黑的脸上。这种朴实，就像洪湖的水，看似平静，内里却涌动着温热的情意。洪湖人的朴实，融在渔家女子的笑容里。她们招待客人时，一定要把珍藏的腊肉腊肉都端上桌，看着客人吃得尽兴，比自己享用还要欢喜。这份朴实，恰似六月的新荷，不施粉黛，自然动人。最难得的是洪湖人那份知足常乐的朴实心态。他们不羡慕城里人的高楼大厦，觉得自己的青瓦白墙最是安稳；不嫉妒他人的锦衣玉食，认为自家的粗茶淡饭最是养人。捕鱼时若网得少了，便说“明天湖神会补上”；遇到困难时，总相信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这种扎根于乡土土地的朴实，让他们的生活虽不富裕，却总是充满希望。洪湖人的朴实，还体现在对承诺的坚守上。“一诺千金”，在这里不是虚言。答应的事，纵使千难万险也要做到；许下的愿，哪怕时过境迁也要兑现。正是这份朴实，让洪湖的渔歌代代相传，让水乡的技艺薪火不断，让淳朴的民风历久弥新。如今时代变迁，但洪湖人的朴实本色未改。他们用这份朴实守护着洪湖的生态环境，传承着水乡的文化记忆；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纽带。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世界里，洪湖人的朴实，就像一盏温暖的渔火，照亮着我们回归本真的路。

这样的洪湖，将使人感悟生命的本真，将使人珍惜宁静的片刻；这样的洪湖，毫无遮掩，四面皆水，向后退无路可走，向前行就是生活；这样的洪湖，使人不能急躁。急躁就意味着迷失，需保持平和，以应对变幻莫测的风浪；这样的洪湖，只会产生坚韧的生存者与懦弱的逃避者，而不会产生投机者；这样的洪湖，最像镜子，最具包容与涵养，一旦平静，就能映照万物；这样的洪湖，永远属于渔民的民众，而水的品性，即是洪湖人的灵魂。

无论洪湖的渔歌如何婉转，洪湖的舟楫如何灵动，洪湖的民俗如何淳朴，洪湖的风光如何秀丽，洪湖的莲花如何清雅，洪湖的鱼米如何丰饶，洪湖的生活如何诗意，这一切，都只能孕育在洪湖。

## 诗赋荆州



长江荆江段。(记者张梦瑶摄)

## 荆江赋

□ 吴昊

碎琉璃。屈子沉洲，堕《离骚》之沧浪；庾信题柱，洒《江南》之泪浆。李白云帆，影动沧溟之碧；杜甫孤舟，心悬社稷之忧。张说守岳，擎天笔于巴丘；坡老赤壁，击雪浪于荆阳。鹿门烟霭，披蓑负屐；澧浦蒋生，沉壁呼瑞。公安三袁，哀七子于颓澜；竟陵二谭，敲夜钟于寂岸。《竹枝》一声，枫香飒飒；《采菱》四顾，菱花汤汤。江声在纸，涛声入卷；荆流不尽，文骨且长。

尔其蚌王披甲，破雾雷殷；江鮓吹浪，素影翻霜。龟负河图，藏漏数之秘；斲刀碎玉，载银汉之光。雁字横秋，云铺楚练；渔歌断浦，舟动潇湘。菜花燃金，万顷霞艳；稻穗渡假，连云作伞。棉桃绽雪，疑昆仑之瀑；莲房坠露，恍罗浮之露。北杉撑盖，秋张金伞；银杏列戟，野展黄裳。梓楠馥馥，凤鸟择柯；青桐萧萧，素娥采芳。新艾承露，祛四时之厄；半夏含霜，驱五内之灾。茯苓抱珍，藏幽壑之琼；天麻拳芳，行云峰之药。

洎乎乾轴回枢，龙图启圣。明堤埭秀，枝椏昂首镇云涛；长虹探天，巴陵束尾镇江湖。乙未岁闹，铁锄啮沙；气吞云梦，势挟风雷。甲午浊浪，高与云齐；戊寅惊涛，雷车震野。蓑衣十万，肩耸长城；沙袋星沉，夜填川腹。人立水中，旗标浪顶；魂随堤在，誓使江横。

今览新猷，山川为纲，蒸民为峰。撒圩为湖，还秋眸于一碧；涤秽疏流，洗云裳以万芳。网罟云疏，锦鲤破浪；璇玑悬镜，洪象寸呈。科智犁垦，续诗圣之求索；江湖商潮，煊陶朱之货殖。于是插铁为苇，铸铜为涛；朝湖叩咽，夕浪披轩。云帆快桨，映星为锦；虹柱江脊，霞绡束腰。楚韵敲钟，声越九域；墟烟映绿，气溢三湘。乃采不挫漏，刚亦载德；万里荆流，终古腾涛。乱曰：

荆江一怒，九州同脉；一拗同骨，一釜同碧。川晏七政，航向无疆；屏屏巍堤，章铸亦胆。日月是携，镇北穹苍；江流不逝，曜乃其珥。

## 四季悠悠谱荷韵

□ 周天平

到，居然还有这样一池荷，感叹良久，感觉真好！池子很大，池的正中飞凌一石拱桥，把塘分为两半，别处早已“荷尽已无擎雨盖”“残影已满塘”“一池残荷满目秋”之景了，而此地却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我想是因为这里，池泥肥沃，又地处荷塘，气温相对较高的缘故吧！再看宣传展板，以荷塘图为背景，有“观莲”“官廉”等字样，与满塘秋荷相得益彰。

我深有感触，政府之地，植莲其间，但愿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，观莲能官廉！人在池边走，常观满池莲，希望能促官廉！想起周敦颐，曾在住所周围挖塘种莲，借莲明志，因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《爱莲说》。他赞美莲花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表达了自己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；赞美莲花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，表明了“自己不甘同流合污、耿直正派的人格”。

犹记2024年的那个腊月，漫天大雪，冰雪封途，我从县城徒步回老家，途经一荷塘，绿荷已枯萎，顶在荷秆上，像顶礼帽戴在荷梗尖，颇似迈克尔·杰克逊的太空舞步里的一个经典剪影。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藕断丝连中，梦里水乡，盼春回大地，待夏日炎炎，藕生泥轮回，又荷香满塘。

混沌开辟，水德是扬。惟此荆江，宅于楚奥。扼九派之咽，综三吴之要。西抱襄雪，东吞云雷；南灌洞庭之月，北背汉沔之潮。纤乎九折，势走万里；天象冠于八柱，武功肇于千城。然则巫峰启钥，荆山孕楚；春秋署其嘉名，秦汉标其要冲。夙天虎踞，森如越棘吴钩；磧砾星罗，错若秦梓晋局。蒹葭染霜，岸石漱雪；曦刃割雾，夕九沉洲。尔其雷奔电激，山裂川崩；洪涛万丈，一瞬汪洋。噫吁嚱！万里长江，险莫荆荆江。

若乃神火开祥，祀祝投律；玄冥洒雨，屏翳收风。白起拔郢，狼烟蔽川；曹刘争鼎，赤壁燎江。吴侯镇楚，赤龙偃月，紫电横空；威震河洛，吕蒙潜师，白羽流星，素练凝霜，魂惊麦城。龙旗未卷，簪缨委地；金牌亟返，云覆沙场。元兵浮桥，风云暗漠；阎王刀劈，涛水翻覆。江流法法，鼓角隐隐；飞檐如雨，干戈森森。

于是湘魂夜游，披蓑荔以带女萝；长铗陆离，击水月而

## 观神女峰

□ 刘孝彬

拜谒你  
需飘进巫山的腹腔  
拐九十九道弯  
沿着观景台走下石阶  
你的桂冠，面纱及霓裳天然褪尽  
比维纳斯呈现的更坦荡更真切  
更彻底  
粉碎多少臆想和妄断

这还是铺垫  
相对于江上的仰视  
鸟瞰，俭省许多的缥缈和神化  
一根索道便可直达真实

观神女峰  
认知与经验进入死角  
直立或横躺  
前者为梯后者为桥

## 诗词二首

□ 孙斌

七律·冬日拾韵  
北风猛烈叩窗门，六出长空遍地银。  
促膝红炉论物盛，称心白雪感天仁。  
情融孝悌共其乐，虑到耕桑同望春。

屋外寒深稀鸟影，堂中乡老好精神。  
七绝·冬韵  
老酒三杯暖两盘，个人的得夜阑珊。  
冬来大地兴农韵，亦把春天往上端。

## 生活随笔

## 雪线之上烟火人间

□ 刘璇

带孩子去滑雪，刚进滑雪场大门，魔毯区域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。几十个裹在荧光粉、柠檬黄滑雪服里的小家伙，像一颗颗饱满的彩虹糖，在魔毯的传送带上缓缓上升，汇聚成一道流动的彩色溪流。阳光洒在他们的雪镜上，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斑，让清冷的雪地瞬间斑斓。孩子们的动作五花八门：摔倒在地的土豆，坐在板上滑下坡的土豆，歪歪扭扭找平衡的土豆，状况百出。哭声、笑声、指令声、以及雪板刮过雪地的簌簌声，奏响了热闹乐章，将冬日的寂静化作温暖的生机。

其实雪景的美，不只在滑雪场，更在雪山中。在一档以冰雪为主题的综艺节目里，我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雪地运动会。远处巍峨的雪山，近处晶莹的白雪，这样一幅静谧的图景却被接下来的喧嚣彻底打破。有人脚下一滑摔成一个“大”字，砸起一圈细密的雪尘；有人和同伴伴作一团，胳膊腿缠成麻花，分不清是谁，只听见闷闷混着求饶声从雪堆里冒出来；有人想使个巧劲推搡，结果自己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进雪窝；还有人刚占据上风，就被一捧扬起的积雪糊了满脸，冰凉的触感让他“嘶”地倒吸一口凉气，却笑得更厉害了。成年人在纯白的雪上卸下包袱的释放，让冰冷的雪地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喧嚣和快乐。

喧嚣又是希望的交响乐，它让被遗忘的村落，重新鲜活。乡村创业者杨丽娜把默默无闻的家乡小村庄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样板，游客来了，收入来了，村民的生活好了，可质疑声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说，这每天不断的雪地摩托打破了山林的宁静，村庄再也回不到曾经。但实际上，这片滑雪场的喧嚣却有着别样的温度。

林海深处，雪地摩托的引擎轰鸣声是打破冬日的沉寂，五颜六色的车队如离弦的箭，履带卷起的雪雾在阳光下炸裂，扑向游客兴奋尖叫的面庞。错落的霍比特小屋则充满温柔的烟火气，圆滚滚的雪屋顶着厚厚的白帽子，像童话里的蘑菇散落在雪地上。窗户外透出奶油色的暖光，屋里火锅正咕嘟冒着泡，升腾的白烟模糊了玻璃。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埋在热气里，大口吃肉的满足像极了冬眠醒来的小熊。曾经守着空村的乡亲们，端着刚出锅的打糕在人群中穿梭，那忙碌身影后的笑容，比冬日的暖阳还要耀眼。

雪的寂静是底色，而喧闹，才是让冬天真正活过来的心跳。

清晨，沿着家乡的小路往前走，两旁的石缝间，几丛干黄的杂草在风中抖索，远处光秃秃的槐树枝上停着几只麻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转过路口，一掌高的麦苗覆着白霜，像一个个戴着白帽子的哨兵。它们肩并肩站在那里低声细语，似乎在商量怎么把冻僵的土地捂出温度。横穿在麦田里的沟渠盖上了薄薄的“冰被子”，冰下青灰色的水流清晰可见，银闪闪的小鱼正贴着冰面游弋。不远处两三个穿着红绿棉衣的小孩用石块往冰面砸，咔嚓两下砸出窟窿就撒下渔网，网底刚晃几条蹦跳的小鱼，就喂给了尾随的小野猫，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。那天真善意的举动，在寒冬里格外珍贵，不仅温暖了小猫，更把寒冬下的冰霜给融化了。

家乡小路的温暖是真实可触摸的，有一种温暖，藏在纸页里，要慢慢品味。沈从文《边城》里的冬天，是从溪流的变化开始的。到了冬天，水流渐缓，颜色清冽，翠绿和爷爷依旧坐在船头，迎来送往着稀少的行人。冬日渡河，爷爷会在船头生盆炭火，手持撑篙为渡客破冰开路，他渡船坚决不收费，过路的人却强行留下烟叶，镇上熟人也会捎来腊肉。茶啊冰冷的河面，爷爷破冰划行的那份坚守，温暖着每一位渡客的心，你来我往的情义给这茶啊的冬天增添了一丝暖意。爷爷掌心的炭火，不仅暖了寒夜的渡船，更在茶啊的风雪里，把人间的情义焐成了翠翠等待的月光。

茶啊的暖是含蓄的，戈壁滩上的暖则在绝境中硬生生生挖出来的。电视剧《山海情》中，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贫瘠的戈壁滩，村民们住的地窝子四面漏风。基层干部马得福为了让大家脱贫，天没亮透他就扛着锄头挖地基、脱土坯。大家都在观望，直到第三天，村民们才陆续扛起锄头加入队伍。当第一批新砖房建成，大家聚在新屋的温土炕上，马得福手掌间的裂口也不知什么时候结了痂——那是从沙砾里抠出来的暖，是寒风中对村民们的不放弃。那结了痂的手掌与新砖房的热忱，把戈壁的寒冬，焐成了能长出日子和希望的暖意。

冬日里的暖是天真的，是含蓄的，也是艰难的，那些藏在凛冽寒冬里不肯熄灭的善意、责任与希望，都在悄悄告诉我们：最冷的冬天，也藏着最暖的力量。就像此刻窗外的雪落无声，却把整个世界温柔地裹进了暖烘烘的记忆里。

午后散步，我走进家附近一座江南园林。太阳渐渐往下沉，光线变得像蟹一样拥抱着整座园林。走到廊桥边，池里的倒影和池面的光揉在一起，不时闪烁着几点金光。一阵风吹过，池水泛起涟漪，像撒了一把碎银，廊柱上的光斑也跟着活了。在园林里，硬邦邦的水石穿上了温润的外衣；微风吹过涟漪，冰冷的池水在阳光映照下波光粼粼，荡漾出一层层暖意；竹林在光影的勾勒下，在墙上映出深浅不一的轮廓，如同一幅淡淡相宜的水墨画。光影流转，静止不语的园林也有了灵动的呼吸，整座园林在岁月的时光里顿时变得鲜活起来。

说到园林的光影，我想起在某一个访谈节目中，主持人与嘉宾在一处静谧的庭院里交谈。两人并排坐在屋檐下的木质回廊上。此时正值午后，阳光斜斜地穿过廊柱，在他们身后投下长长的、安静的影子。镜头扫过庭院，光掠过水面，在水边石阶上映射出波纹状的光影。偶尔有风吹过，泛起涟漪，投射在岸边的那些光影瞬间变成了一群调皮的小星星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盒碎金。此刻，光影仿佛变成了节目的参与者，时而静默地聆听，时而活泼地嬉笑。光影的流动让谈话氛围变得宁静自然，也让其本身超越了语言，构建了一座属于精神世界的园林。

如果说光影只为园林增添了些许氛围，那可也就错了，有时却能让园林焕发新的神采。我曾看过一部关于古建筑修复的纪录片，一位老师傅把修复好的花窗重新安装回墙上。恰逢正午时分，阳光透过窗上繁复而精巧的满天星图案，倾泻进昏暗的百年老屋内，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留下了许多细碎、灵动的光斑，仿佛满天星辰落入了凡尘。老师傅看着满地的星光，喃喃地说：老祖宗的讲究，就是让光进来的时候，都带着一股书卷气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温暖与感动。在老匠人的精琢之下，这满窗星光打破了旧屋的沉寂桎梏，让百年老宅再次焕发生机；而花窗的匠心巧思也让光影有了形状，留下了时光的痕迹。这个瞬间，老师傅与旧屋在满天星光的笼罩下，宛若一幅雅致的古画，定格在这百年宅院的流光岁月中。

无论是漫步廊桥下的碎影金光，还是庭院对话中的光影倾听，抑或是透过百年花窗的漫天星光，都让园林变得鲜活，这份光影交织的灵动，成为园林最美的注脚，定格在时光里久久不散。

## 藏在冬日褶皱里的暖

□ 张芬

## 半窗星光，一池碎影

□ 陈月